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史通通釋卷三

無錫浦起龍撰

内篇

表歷第七（表以世系年月為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一作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通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釋　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舊本作歷）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

窮變化經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歘曲重沓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觀一作必有表覩睹馬遷史記則不然矣一作夫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釋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記越至世家表在一有乎字其間緘而不視語其

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紀世家之間覽者往往越過既而班東二史原注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遞到後史效之勒住○已下疏論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至一統之世則不必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

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一脫乎字）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駮真屬可怪）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

篇其要爲切者矣釋此推到東晉諸寇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不爲十六國立表亦闕典也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代單行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今本既有故斷自三國言之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系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

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吴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兹篇良是大抵内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説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為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為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勑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六義見子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唐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僞十六家 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 韋昭即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所懷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帝代年歷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星算地里醫術著帝代年歷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謚貞白先生通志畧作帝王年歷

書志第八 ○序論 論天文 論藝文 論五行後論○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一作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録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提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曰記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代史記又曰考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無之字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色更改不一於其編目舊作次非則有前曰平準史記中名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

中名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郊祀漢書中名爲宗廟後漢有此篇名然非總類名分禮樂漢書中名爲威儀隋志之禮名禮儀懸象魏書作天象出於天文漢書中初名郡國後漢改名生於地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一層志中條目同事而異名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無此也百官輿服謝謝承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無輿服也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刪去宋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

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漸有增加○已上三層為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門命名條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轉遞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中幅三條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一有篇字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迪功家所藏史通有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函舉大意天字指體度言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代言綿長故書有天官

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言史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一作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

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頴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釋（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日也）素魄（月也）之躔次黄道（日之道）作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徼應複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録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

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

三垣之昺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

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

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

舉其目○蓋爲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

著懸象最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

兩載修既並時複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

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爲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見端之異則恒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於晚明而大闡於

昭代乃爲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贑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弖孝廉爲郎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

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部候舍時夏夕露坐部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 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 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為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憾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

遂被收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鄰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

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遞到後史函下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

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緐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漫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釋結到單錄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

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硎谷灰燼藜照

藜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絶唐初勅撰隋書

于李顔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内所指唯

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

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秘省諸目仍登國史

而明史則祗載一朝撰述毋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

勝叢録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録繼軌晁

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　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録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録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叅校官簿更為七録一經典録二記傳録三子兵録四文集録五技術録六佛録七道録

潤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髙髻四方髙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見左傳成九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數說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

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釋首節領起天人不相離絲之意且周王决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一作梁一作京並非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禄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此節中舉休咎不相符應之證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其事也如江辟傳於鄭客一作谷誤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

良有可稱釋欲奪之先予之是開筆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圻隕

霜雨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濶釋數語急轉是正奪之故

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蟘傷苗之

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

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或作旻穹垂譴厥罰安在

探賾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畧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

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為緐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録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言字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釋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緐而濶者簡討向輩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漏略之中勢有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舉五行家大致統析之已下拈條摘駁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

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駁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

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糾月件不糾占件則更因誤入誤矣留在雜駁篇并詳之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任意還就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强草鷙著青一作素色疑脫偶句四字負蠜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

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案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在志中下鸜鵒為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案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釋此段駁其狀物不實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蜮生南越劉歆以為蜮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按桓公三年一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條內

(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又以之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今補此)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駁其占論岐迕。統上三段皆是正斥五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書)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緐考祥符者易治此昔人

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不精審也釋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此以寬後史者甚班志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大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一作鶩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釋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先見之明别彼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為甚之詞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或作智）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强著一書（一作言）受嗤千載也釋（作讖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與其說臆而膠蓋

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志天文

麟鬬鯨死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太歲在酉四句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之理

周王決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卜而龜熸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禱祀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爲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誤以齊世家爲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 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折旛沈水衆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 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鵩集賈舍 漢書賈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迺爲賦已自廣後歲餘

文帝思誼徵之

江辟 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辟與客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柳植 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以弘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 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黃雀 武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恒事應咎徵 秦人歸遂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滕朝魯者五邾七晉聘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恒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鐘 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裨竈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逺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
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廻算
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
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
末黃龍見譙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
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
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爲乎人理滅大亂作
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其蒼者
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
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
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烏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來成二字行草相類也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録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釋借前二項行出後二項皆非質言也解在後夫圓首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皃古貌字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

志乎釋因天衍人是一項然技流豈反大於歷象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所稱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釋此節是輕

掉之文蓋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釋此節乃繳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鄴帝王表其尊極蕪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

宫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齊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宫代國元魏初國號代初遷寫吴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於一作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鄴都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

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三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此二字本倒刊)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一作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晩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邉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

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此下舊本另條非或問曰予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難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

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一統之都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朝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記北朝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都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姓族記記一統世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族中原有方思殿疑當作選格記北族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氏族有考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者舉其始作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

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方物有考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為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知幾顧為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邑則畧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

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志兼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彪動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

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 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畧術數畧方技畧

許負相經 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有據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楊雄方言 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列國方言

齊頌魏都 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

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吳京 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 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邛竹蒟醬宛馬巨雀 並見史記大宛及漢書西域二傳

郯子 左傳昭十七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籍談 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黡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 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三閭 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 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

老志

漢三輔典 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辟廱明堂宗廟郊社庫廄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 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 按此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 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冠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書録解題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 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温鄴都故事二卷按注云肅代時人其書後出非劉所云

三輔决録 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臺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録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余嘗夢黄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王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録矣

摯虞族姓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兩王譜 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僧孺撰

方思選格 唐志譜牒類後魏方思格一卷又柳冲傳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思格

臨海水土 唐書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地有銅鐵唯摩礪青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 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縱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爲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曰吾能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 南齊陸澄傳澄字彦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

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
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水經注 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
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
元字善長范陽人御
史中尉關右大使

史通通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四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論贊第九○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讚荀悦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句末的詳注中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

甫謚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 抱朴子）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舊譌作著）（一脫贊字 釋首撮史傳之論贊 一無焉字 釋異名為發議總案）夫論者（一失此 釋此下 三字 釋先言史論）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謂非每傳皆有）司馬遷始（或譌作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自史記始）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當從猶義）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

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釋此推史論成例始自史記非理所必需也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無味承祚儇一作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荀悅字義理雖長失在緐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就緐儷中所取如此非以為準的也孫

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字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釋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意謂宜尚典實無取浮靡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謂補傳所無文省舊作省文下同可知謂單詞已足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舊有耳字

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别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之為父浣衣非）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舊脱事無重者字釋出文省可知是為史論上乘準的在此）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録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釋（此翻轉言失之複與）支者後史大率然也（言論下言贊此處分截）○上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後歷寫諸

篇各叙其意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叙傳之後文皆四言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分綴自此始事多者則約之一有以字下同使少理寡一作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也字釋此節遞到史積然亦是發議之案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北齊舊脱齊字史

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賛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賛則辭决而加絶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賛皆陰奉其誡可知劉説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強文為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賛賛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賛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不綴論賛其凡例述

敕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吴志妃嬪傳吴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吴武陵太守謝承撰

楊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為論贊楊雄當作常璩

劉昞北史劉延明燉煌人凉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録二十卷按延明昞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為句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

臧榮緒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還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按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晉書鑿齒字彥威為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

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為禪受以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按炎興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為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為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玉巵無當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不可以盛水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詳正史篇晉史御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賛曰至石

建之辨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 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按表餌之術實疏班論非過

范美隗囂 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 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矣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叙一作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即書序詩小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

相參風雅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猶存經序之遺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入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以示學班之準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緐縟是尚自范而開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

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一作如）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班固作）解嘲（揚雄作）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釋（此言後史宗范為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字下同）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釋（此下言史例）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

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絶釋(此言例之為體左後中絶)唯令升(干寶字)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遂一作遞)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沈約宋書)之志序蕭齊(子顯齊書)之序録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釋(此言例之為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

短長要皆自出條理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政非字）華嶠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也）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以剽掠為能風斯下矣）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例繩文）桒皇（舊作唐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例者一）又桒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

準例又一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句束上又一作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一作令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録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總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

出之例及總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觧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 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前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吕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叙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

濫觴 家語三恕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之微後人多誤用

七 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七厲陳思七啟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枚附影從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又舊注廣列七謨七證七華七繹七引以及興疑蠲舉諸名而獨無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 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氏序為例之情有五是也

鄧粲 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道鸞 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 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

潛怒向夕帝酔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

仲密明月 仲容高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閒於他傳有之無甚不凖例之病史通似誤

畫蛇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第十一。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如志曰喪祭乘釋前半就統名立說。首言古自成其古名。自漢已下從先祖之志

其流漸緐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釋言書記紀略四者是為後史正名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一脫魏字一誤作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釋擬古求異皆可不必○已上羅列名目得失並舉権而論之其編年月一多日字者謂之紀荀袁漢紀之類列紀紀或作記非傳者謂之書前後漢書之類取順於時斯為寂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

理棠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喪歟釋此總上言二體唯荀班所名為正餘皆强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為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中又剏綱目矣○論統名止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釋此下析言篇帙諸名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

可予釋史遷篇題之失有然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班史篇題之失有然子長史記別裁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興書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釋何法盛改易帙名亦屬無謂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篇一作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

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一作賴非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晉書唐初新定故曰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一作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

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可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

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存彖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釋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譌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譌置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暠

（並見魏書目録）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僣西楚霸王（一脱此字）二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别作一二）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者字）也（釋魏收更誚巳斥雖多綴名目尤可嗤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兹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為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為冦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為我驅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

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

觀姓氏旋又糜失鈍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為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 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進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

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初名

外戚命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為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為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為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埶當然非為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二句轉局夫一作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其殆侵官離局或作局者乎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斷代自班始故首及之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

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或作日非表志所録乃盡犧年擧一反三豈宜或作不誤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釋束班書引後史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一作途宋史則上括魏朝曹魏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

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與正史篇互叅此議彼叙此論限彼原史也

而彼篇舉隋不舉宋合此可知史志無缺當魏武乘時撥亂電埽羣雄鋒鏑之一無之字下同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劉表呂而已若一作至舊譌作各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謂漢不涉霸圖謂曹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一有有字下同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中車府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自為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藏洪陶謙劉虞孫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

不悟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藏諸人魏志皆闕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字孫策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録金行上羈劉主魏刋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連高齊猶漢之前嬰後董耳約書無攷如收之推隆猷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朝非胡無五胡言也故氏羌有録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邊裔竊亦自號真

君魏太武元太平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架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東晉北吞諸僞匈奴羯徒河氐羌等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帝二之時中原秦氐苻羌姚趙匈劉羯石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

釋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稱尊跨壓往代徒增可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

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采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録舊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複駮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溢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

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一多者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一無之字者曾不知前撰已著一多而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一有之字所聞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史不知裁限全録舊文尤為騈贅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文賦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

累則吾未之許也無之字一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别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為辯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為嬰立紀耳魏收銓叙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

氏以為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説為過者亦是誤解與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跡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叙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傕汜逞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通訾之

臧陶劉繇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説超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為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與

兵圍之生執洪殺之劉讓傳讓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讓以糧少引軍還讓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還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表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為塹十重築京為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為

沈錄金行　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同族大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暐既渝素靈承祐善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

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德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又注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即此

挍年論地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凡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為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寔嗣是為前涼嗣是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

魏都平城人極東北所謂拔年不接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 用列子語注見雜說上篇

淳維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冠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云黄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為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范曄枝葉其說

鰲橋 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

殺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鼈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馬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鬬 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為慕容氏渾與廆二部馬鬬相傷廆怒渾曰馬畜也鬬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 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閲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次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宜求整確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

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釋一條言史記龜筴是志體宜歸書例不宜入傳例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一作出附餘親一譌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録至如元王高祖從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棊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疑當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高祖從父兄代當作趙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

間與王王京房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釋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襲宜以類離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債尚曰一作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年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亡謂失位弟及歷數

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謟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釋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僣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即馬璋也次列先主以繼馬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為違例矣春

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紀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歟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吴均紀鬱林可議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齊廢帝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東昏元而尊中興和帝元顯義寧恭帝元而隱大業煬帝元苟欲取悦當代遂

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一作未為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狥興朝於前代末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此下或分章另起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傳仍顯表志異體不必一誤作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既沈二書後人易置矣而子顯齊書頡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傳相接緇閒為便表志不妨次後史多不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

戚而先夷狄漢書老子與韓非並列史記賈詡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孫弘傳讚宜居武宣舊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一作中。並漢書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釋末復撮舉以概未盡者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大段創通那能有此即事分撥○鬱林固昌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其直鈎入

闕先王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升傳作紀非

瞽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為其部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

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奭始議合之今觀蔚

宗𩐚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尚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

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篇正史篇云曄十志未成

而死則此云蔚宗𩐚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

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

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板

逃責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為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祚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鄗南即皇帝位建元為建武改鄗為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弃文武不先不窋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予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為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即位改元隆昌朞月之間恣意淫亂鎮軍蕭鸞定謀使蕭諶等領兵入宮輿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顏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修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

孫弘傳讚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因歷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丘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玄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縚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倣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衍云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

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釋首引聖經爲慎重名稱之證

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立爲目不其愓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一脫也字至於近古則不然

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或作若方之於七國非）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晉宋）而並霸（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為比）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而蔑統祚取為顛倒）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五胡）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

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王非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釋此論晉倫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之趙杞存其國謚可也而竟等往符亦非得實

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猶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廟號止可及操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

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朝誤梁簡文兄弟原注蕭言孝元帝也齊北齊武成昆季原注蕭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韋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偷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字㝡為隆號相仍嗣世古不虛尊魏晉而下渝濫已極持論不磨又位乃人臣跡叅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

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録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元魏）起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篇名）襲其虛號生則（一少則字）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下同）

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謚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過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節以謚號言勿混

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

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舊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此四字）皆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録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所作）頗慕（一作纂）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務）成篇題（原注音第）若王晉（王隱晉書）之十士寒儁沈宋（沈約宋書）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

撰魏一脫魏字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關依宇文故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即晉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誤作伊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妝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譌作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靡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雖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北魏之

指斥僭誣真成惡札矣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贊為述之敘聖卿董賢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孚孟隗囂也至一論止一脫去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

淫董賢亂隗囂之臣忽一作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孌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乖標準。此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為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

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駴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寔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輩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謚前遂為世典禮時爲上毋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稱宗一節可作廟謚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 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按二志誤削等字辯詳雜說中篇

趙君主號 甲子會紀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今人謂己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 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成穆兩帝 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宗因繈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 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諱殿内埋錢

以為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明帝紀
高宗明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
誅戮簡於出入將南則說
言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
陽反者侯後漢袁術傳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
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
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
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養輸
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
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
人謂鼠未腊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
買樸乎鄭賈曰欲
之出其樸乃鼠也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注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郟敖 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杜注郟敖楚子麇按麇史記楚世家作員音雲

十士寒儁 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平陽王 魏書帝紀出帝諱修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帝位三年帝為斛斯椿等諂佞間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為宇文黑獺所害周文帝紀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為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

武為出帝魏收目之云爾

原氏阡漢遊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冢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仟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按仟通阡

史通通釋卷四